

瀚海箫声 / 著

西域，
万里胡天瀚

兴衰突厥



瀚海箫声 / 著

西域，
万里胡天
瀚

兴衰突厥



海潮出版社
Haichao Press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兴衰突厥 / 瀚海箫声著. -- 北京 : 海潮出版社,
2014.7

(西域, 万里胡天阙)

ISBN 978-7-5157-0025-0

I. ①兴… II. ①瀚… III. ①突厥—民族历史—研究—中国—古代 IV. ①K28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83040 号

西域, 万里胡天阙——兴衰突厥

作 者: 瀚海箫声

责任编辑: 关 月

装帧设计: 刘宇晗

责任校对: 王洁莉 马丽君 刘 莉

责任印务: 徐云霞

出版发行: 海潮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三环中路 19 号

邮政编码: 100841

电 话: 010-66969738 (发行) 66969751 (编辑) 66969746 (邮购)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22.75

字 数: 340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7 月第 1 次

ISBN 978-7-5157-0025-0

定 价: 36.80 元

(如有印刷、装订错误, 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

前言

《史记》《汉书》《西域传》《张骞》《吕光》《高仙芝》……西域的历史存留于史书的边边角角，存留于敦煌文书，存留于阿斯塔那的发现，存留于葱岭之巅的风，存留于瀚海沙涛，存留于那辨识不清的古老文字……破碎、离散、晦涩，一如塔里木盆地边缘的点点绿洲，虽光彩夺目却始终掩映在风沙之间。

无数的先贤置身于沙海淘金，一如无数的先贤西出阳关投身于天山南北、葱岭东西。时光荏苒，日月如梭，自张骞出塞，历史已经自顾自地演绎了两千余年，也被断断续续地书写了两千余年，我们探求西域历史的脚步却远远落后于客观的存在。教科书似的提纲挈领难以尽诉戈壁风沙记录下来的梦想与传奇，专题讲座研究得再深也只是明珠一颗，难以串连成动人心魄的彩链。

我从2009年起不揣鄙俗、不怕浅薄，在全面掌握史料的基础上动手撰写通俗西域历史，试图将先贤们的明珠串连成项链以飨读者。让西域历史走下象牙塔，飞出尘封的书斋，走上普通读者的案头。

这不是星星点点的人物传记，也不是只言片语的断代剪辑，它犹如涓涓细流不绝如缕，犹如葱岭老人在叙述那过去的事情，看西北拓边的艰辛，感受民族融合的激荡，触摸瀚海驼铃的震颤。历时数年的艰苦耕

耘终于写到了隋唐五代，这就是反映这段西域历史的系列作品《西域·万里胡天阙》。《兴衰突厥》则是整个系列的第一部。

西域历史繁杂、深奥，笔者才疏学浅，难免挂一漏万，恳请方家斧正，读者指教。

瀚海箫声

2013年11月于枫叶湖畔

目 录

第一章 通往财富的阶梯

- 引子 / 002
- 新兴令 / 004
- 室点密 / 007
- 中兴之主胡洛司 / 009
- 假道伐虢 / 012
- 老革命遇到新问题 / 017
- 焚丝断交 / 019
- 蚕丝公主 / 021
- 垄断与贸易保护 / 025
- 宝刀屠龙 / 028
- 胡化、汉化还是融化 / 030
- 赶鸭子上架 / 032

第二章 剧变前夜

- 东征大将 / 040
- 单挑 / 042
- 坐山观虎斗 / 044
- 两国不交兵，斩来使 / 047
- 真假阿瓦尔 / 049
- 反击 / 051
- 合纵连横 / 053
- 导演 / 057
- 漫漫迎亲路 / 059
- 不识佛滋味 / 061
- 草原之路 / 063
- 谋杀 / 066
- 一个时代结束了 / 070

第三章 风水轮流转

- 灭齐 / 076
- 流亡政府 / 081
- 倒在终点前的英雄 / 083
- 三支飞镖 / 085

- 被包装的皇帝 / 089
- 天上真有馅饼掉下来 / 090
- 夷狄无信 / 092
- 糊涂的遗嘱 / 095
- 射雕英雄 / 098
- 瓜熟蒂落 / 100
- 中原式阴谋 / 105
- 王者之师、意在仁义 / 111

第四章 离强合弱

- 试探 / 116
- 飞向长安头上的刀 / 117
- 无言的结局 / 120
- 九姓铁勒 / 122
- 反击 / 124
- 忽悠与被忽悠 / 128
- 内斗 / 130
- 认贼作父 / 132
- 混战 / 134
- 狐假虎威 / 137
- 灭陈 / 141

第五章 一扇屏风引来的混战

杀猴吓鸡 / 150

那扇屏风 / 152

亡国之裙 / 157

玩的就是心跳 / 160

武斗 / 167

烽火戏突厥 / 170

大利城 / 172

有志不在年高 / 175

卧榻之旁 / 177

夺嫡 / 180

第六章 东西突厥

远方的呼唤 / 188

大溃败 / 190

东西突厥 / 193

英雄莫问出处 / 195

大业 / 198

韦节、杜行满 / 201

愚蠢不是错误，是灾难 / 203

第七章 花开花落又一秋

- 十年扬州梦 / 208
- 投石问路 / 211
- 此根大香 / 213
- 西域图志 / 215
- 大宴漠南 / 218
- 试金石 - 吐谷浑 / 220
- 长长的篱笆墙 / 223
- 风雪大斗拨谷 / 225
- 元宵大会 / 228
- 那支桃竹白羽箭 / 233
- 义和政变 / 237
- 叶公好龙 / 239
- 日出日落兮云飞扬 / 245

第八章 晨雾中的朝霞

- 这棵大树有荫凉 / 250
- 谁的长安？我的家 / 258
- 上兵伐交 / 283
- 匹马定凉州 / 271

- 义成公主 / 278
又见飞刀满天舞 / 281
急所 / 286

第九章 玄武门之变

- 两个麻烦 / 298
一下雁门 / 299
大战洛水 / 301
笑里藏刀 / 303
以战逼和 / 308
急于立功的太子 / 309
死之悲、生之欢 / 311
较力 / 313
杨文干事件 / 317
迁都 / 323
五陇阪 / 327
峰回路不转 / 331
传说中的大羽箭 / 333

大事记

第一章 通往财富的阶梯



引子

西出阳关就是西域。

雪山、戈壁、草原、荒漠、绿洲、流沙、山间谷地、淙淙溪水，翻开西域的地理画卷首先映入我们眼帘的就是横贯东西的三大山脉，由北至南依次是阿尔泰山脉、天山山脉、昆仑山脉，以及被这三大山脉割裂开来的两大盆地，准格尔盆地、塔里木盆地，这就是所谓的三山夹两盆。独特的地形、地貌形成了西域独特的景观与气质；昆仑山脉，巍峨而挺拔，犹如世界之屋脊，高不可攀；阿尔泰山脉，古称金山，富藏宝藏，而更引人注目的毫无疑问就是位于三大山系中间的天山山脉。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天山山脉恰恰是山又高、水又灵，山高林密，天山深处耸立着常年积雪不化的汗腾格里峰、博格达峰，雪山多姿多彩让人望而生畏，博格达山畔孕育着一汪半月形的碧水，冰清玉洁、沁人心脾，这就是天山上两颗明珠之一的天池，也就是传说中的王母娘娘开蟠桃会、大宴群仙的地方，只是不知道还有没有孙悟空醉酒任性之后的杯盘狼藉。

天山就像一个巨大的天然屏障将西域一分为二，南面是一望无际的塔里木盆地，沿着盆地四周就是珍珠一样的点点绿洲，以及绿洲上勤劳、淳朴、勇敢的各族人民；北面则是准格尔盆地的茫茫草原，以及纵马奔腾的草原儿郎。

有人说天山就是一道天然的万里长城，将绿洲文明与草原文明割裂开来。这个比喻虽然不准确，却比较形象，附着在天山南、北两路的点点绿洲，正是以天山大致为界与草原民族遥遥相望。但是就像长城无法阻挡游牧民族南下的步伐一样，天山也为游牧民族的南下提供了便捷，这就是群山之间的山谷，裕勒斯河谷、纳林河谷，伊犁河谷……

草原民族的信马由缰带给南部农耕文明、绿洲文明的却似乎永远只有征服、杀戮，与其说这是游牧民族的野蛮、嗜血，倒不如说这是不同文明之间不可避免的互相吸引、互相作用，乃至互相的需求，需求永远引导着人们去探索天

边不尽的彩霞。

快马长弓代表了草原民族的强悍、进取，也反衬出草原民族的脆弱与无助，不动刀子似乎就永远没有办法养活自己，更没有办法使自己走向强盛，勤劳致富唯一的解释似乎就是胯下的马、掌中的弓，永远过的是刀头舔血的日子。只是不知是别人的血，还是自己的血。

自从张骞出塞以来，中原王朝锲而不舍地走出阳关，哪怕是风吹雨淋，折戟沉沙，哪怕是祸起萧墙、内乱不息，哪怕是千里流沙，步步戈壁，也难以阻挡出塞的脚步，是执著、是追求，也是无奈。中原王朝坚定地要把自己的政治影响力推进到天山南北、大漠流沙，草原上的铁骑则更加执著地一遍一遍地打断中原王朝的努力，马蹄声声、刀光闪闪，涛声依旧。双方争夺的标的也在不知不觉之间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西域的点点绿洲已经像珍珠一样被穿成了一串华丽的项链，成为通向财富的桥梁。

站在长安城外，徘徊在渭水岸边，极目远望我们看到的是数条通往远方的金光大道，南下吐谷浑的青海路，西进鄯善的楼兰路、白龙堆路，北上高昌的高昌路，以及从伊吾通向大草原的草原路。高昌就是天山上的第二颗明珠，也是中原王朝历尽艰辛在西域伸出的一个战略支点。

天山东路紧邻的吐鲁番盆地内有一座火焰山，高昌就在火焰山下。如果说河西走廊是中原通往西域的一个孔径的话，高昌就在孔径的边上。向西可以到达焉耆，向西北可以翻越天山到达乌鲁木齐，正是东来的、西去的歇脚、打尖必经之所。

高昌“东西三百里，南北五百里”，“气候温暖，厥土良沃，谷麦一岁再熟，多五果”，农桑皆宜，犹如塞外江南。唯一的缺点是“地多石碛”，交通不太方便。由中原到高昌还得过关斩将。如果经由敦煌的话，就要经过大沙漠；走伊吾的话就要经过东碛，靠近伊吾的属于莫贺延碛，靠近高昌的就是著名的风戈壁；从楼兰北上的话，也得经过库鲁克塔格南面的沙漠。就是这样的恶劣自然环境

也难掩明珠的光泽，足见丝绸古道之昌盛、繁荣。

“鞠氏雄西北，别绝臣外区”。

当历史走进公元六世纪中叶的时候，鞠氏王朝已经统治高昌很多年了。历经鞠嘉、鞠光、鞠坚、鞠玄喜四代的经营，鞠氏高昌虽然不能说固若金汤，夹缝中求生存的本事倒是炉火纯青。公元六世纪中叶，也就是公元550年左右正是中原历史面临巨变的黎明前之暗夜，以群为单位的猛人即将走上历史的舞台，也不知道盆地深处的高昌人是否已经感受到剧变前的震颤。

中原的西魏（北周）、北齐之争即将拉上帷幕，一个新的势力即将被隆重推出，这就是隋。当然了，这个即将也是十几年、二十几年以后的事，距离高昌人毕竟还很遥远。真正让高昌人感同身受的是北部邻居的崛起——突厥。

突厥人出世前的隐居地正是高昌国北山，也就是吉木萨尔南八十里的博格达山。从博格达山再往南七十里就是火焰山，在两山之间的谷地中有一个新兴县，具体的位置就在现在胜金口的北部。在新兴当家的正是鞠氏族人、新兴令鞠（qū）斌。

一队突厥游骑看似漫无目的地穿过山间的谷地，在新兴境内就与鞠斌有了一次似乎并不愉快的接触。

新兴令

新兴是高昌下辖的郡县之一，建县比较早，在高昌的管理格局之中也算是老资格了。那位说了，高昌那么小的地方还搞这么多管理层？那当然了，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要想治理好国家，建立基层组织是必须的。高昌实行的是内地正宗的郡县制，有三府、五郡、二十二县之说。

所谓三府，就是高昌城、交河城、田地城。

高昌城，那是高昌的国都，是高昌国扶军府驻地；

交河城，那是前车师王国的王城，又是高昌国镇西府驻地；

田地城，东汉的时候称柳中，曾经是戊己校尉的治所，是高昌国平远府驻地。

这三座大城都有来历，都掌握在高昌王子手中，其中世子，也就是接班人，担任高昌令尹，掌管高昌城，这也是高昌国内仅次于国王的职位，交河、田地二城也分别掌握在王子手中，分别称交河公、田地公。

再说说五郡，高昌、交河、田地、横截、南平，新兴县就应该是横截郡下面的一个县。虽然看起来衙门比较多，但是革命工作分工不同、互不干扰，郡府管军事，县府管民事，职责还是很清楚的。

鞠斌是新兴县令，应该主管民政，但是鞠斌还挂着折冲将军的头衔，一大把年纪了，突厥人来了也不能撒丫子就跑。怎么着也得给年轻人做个榜样，不论多么心虚，也地拿着红缨枪直拨一下。

“突厥雄强，威震朔方，治兵练足，侵我北鄙”，公元553年正是突厥人满世界追杀柔然人的时候。人的名、树的影，昔日的草原霸主柔然一战败在突厥人手下，这样的“光辉”业绩想必已经传遍了草原，高昌人焉能不知？

突厥这个昔日的“邻家小哥”转眼间就变成了草原上的“新科状元”，是真是假、是幻是梦，新兴令鞠斌还真想掂一掂这位邻家小哥的分量，是货真价实、还是浪得虚名；来的是经略高昌的小小偏师，还是误打误撞的散兵游勇？军阵之间也容不得鞠斌细想，已经是马蹄疾、刀光寒，就这样鞠斌还想“乘庙胜之策，鹰扬阃（kǔn）外，虎步敌境”。

想得还是不错，虎威鹰击，拒敌于千里之外，决战在境外嘛。可是邻家小哥已经变成了黑社会的老大、吃人的魔怪、挥舞着大鳌的螃蟹，要不是鞠斌脑袋转得快，“兵锋暂交，应机退散”，否则鞠斌这把老骨头真就交待在谷地之中了，真就成了千里马的草料了。

突厥铁骑是那么好对付的吗？能“应机退散”就已经不错了，高昌能有多少人，能养多少兵？让高昌人无奈之中、恐惧之后感到些许欣慰的是突厥人并没有得理不让人，也是相机而退。

“邻家小哥”终于回来了，只不过不再是“老实后生”了，而是披上了羊皮的狼。这个消息使高昌城陷入了一片寂静之中，突厥人的来去匆匆更使高昌君臣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而此时的麹氏高昌国也正处在一个空前绝后的神秘状态之中。与盆地外的世界一样，高昌城内也酝酿着巨变。

公元548年高昌王鞠坚去世，同年世子鞠玄喜登基。两年以后鞠玄喜去世，按照惯例应该是世子登基，但是这位世子，这位现在的高昌王却没有留下名字，成为唯一一个佚名的高昌王。有道是雁过留声、人过留名，这个王爷岂不是白当了？

麹氏虽然在西域称王，那也得在中央登记、得到中原王朝的批准，虽然不请示的话也可以照样称王，只是自己内心深处会感到不自在，无法自圆其说。每位高昌王在登基之后都会到中原先报丧、后请封，查遍史书唯独没有这位佚名高昌王的任何信息。

这位鞠某某就是唯一一个未得到认可的高昌王。也许正因为如此，才未敢留名。也有人说更可能的是这位鞠某某年纪尚幼，又注定了是历史的匆匆过客，没有啥业绩可以传世，故而难以流芳。

如果真是小孩当家的话，高昌人的苦日子就来了，在这个生死攸关的时刻怎么可以是小孩当家？对突厥是战、是和，都需要领导人拿主意，小孩当家实在是不合时宜。

有道是无巧不成书，历史往往就充满了巧合。公元554年的二月又一位新的高昌王走上了历史的舞台，鞠宝茂以田地公接任高昌王。

前文我们说过，麹氏高昌国的世子兼任高昌令尹，现在鞠宝茂以田地公的身份接任高昌王就完全打乱了正常的继位伦理。发生了什么？也许是一场不流血的政变，也许是堂而皇之的禅让，也许是历史关头的众望所归。不管怎么样吧，在历史的转折关头能有一个成年人领导麹氏高昌国也是万幸之事，至于鞠宝茂是如何走上高昌王宝座的倒显得不那么重要了。

报丧、请封是必然之举，这就要派人前往西魏，相比之下探听突厥人的虚实更是当务之急，这种事情一般都要交给“马上就办”办公室。高昌人倒没有